

试论术语标准化的辩证法

郑述谱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为了实现术语标准化, 人们对术语提出了一系列要求, 诸如单义性、简短性、理据性、系统性等, 但这些要求是否都合理且又符合实际, 为什么一方面强调标准化的深远意义, 另一方面, 却总是有大量违反标准的现象存在与发生, 这背后有没有更为深刻的原因在起作用, 本文试图以俄罗斯的实践为例, 以辩证法为依据, 来回答上述问题。这对建立更符合唯物辩证法原理的标准化观点是会有帮助的。

关键词: 术语; 标准化; 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 H083

文献标识码: A

对专业语言或者称为科学技术语言中的术语要实行标准化, 这样的认识, 是在上个世纪 30 年代, 随着术语学的问世而产生的。维斯特 (Wüste E.) 那篇拓荒之作的标题里, 使用的词是 Sprachnormung, 在德语里, 它与“标准化” (Standardisierung) 是同义词。在此之前, 尽管人类的语言实际上一直与科学并行地发展着, 并且同时服务于也制约着科学, 但人们对前者对后者的作用却习焉不察, 最有可能关注这一点的两个学科, 如语言学与科学史, 对此也都没有研究¹ 兴趣。直到产生了术语学, 这样一个局面才开始发生转变。应该说, 从对术语并无理性认识, 到提出术语研究是一门学问, 并提出术语要实行标准化, 这应该视为认识上的一个飞跃。这个飞跃是随着现代科学的出现, 随着人类思维由模糊的传统型向精确的现代型进化而发生的。

术语学的奠基人, 无论是维斯特还是洛特 (Лотте Д.С.), 从学科产生伊始, 就对实行术语标准化提出了一系列要求, 诸如, 术语的单义性, 术语的系统性, 术语系统的准确性, 术语的简短性, 术语对语境的独立性, 等等。随着标准化实践活动的展开, 类似的要求也越来越多, 像术语的理据性、术语的构词能力、术语的语言规范性、术语的国际化等 10 多个方面, 也都成了为实行标准化应该努力满足的要求。

下面引用的这个表格选自俄罗斯科学院俄语研究所 1993 年出版的一本书¹。须要说明的是, 笔者对其中“要求”一项的排序, 按后面“得票”的多少做了一点调整, 但对其他原始数据均保留不动。其中“来源”一项下面的数字, 分别代表 14 个出处²。这些出处包括了不同语言、不同国家、不同流派、以至相关国际组织的文件与著述。从中可以看出, 对不同国家的不同术语学派来说, 这些要求几乎都是一致的。

序号 要求

来源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	单义性	+	+	+	+	+	+	+	+	+	+	+	+	+	+
2	简短性	+	+	+	+	+	+	+	+	+	+	+	+	+	+
3	理据性	+	+	+	+	+	+	+	-	+	+	+	+	+	+

4	系统性	+	+	+	+	+	+	-	+	-	+	-	+	+
5	构词能力	-	+	+	-	+	+	+	-	+	+	+	+	-
6	通行性	+	+	+	-	-	-	+	+	+	-	-	-	-
7	慎用外来词	+	-	-	+	+	-	+	-	-	-	-	+	-
8	语言正确性	-	-	-	-	-	-	+	-	+	-	+	+	-
9	简明易懂性	+	-	-	-	+	+	-	+	-	-	-	-	-
10	国际性	-	-	-	-	-	+	-	+	+	-	-	-	-
11	语境独立性	+	+	-	-	-	-	-	-	-	-	-	-	-

在术语标准化的过程中，特别是在 50—60 年代期间，通过有关部门（在俄国是科学院属下的科学技术术语委员会）的倡导与推行，尽力实现这些要求实际上变成了术语标准化工作的指导原则。然而，进入 70 年代以后，随着术语学理论的发展，特别是对术语本质特征认识的加深，这些看似无可质疑的要求，在俄国却越来越受到质疑与批评。有的学者把上述规定称为“行政性”的，因为其代表性人物多是专门从事术语标准化实际工作的专家。而提出质疑的多是从事术语学研究的学者，并且其出身以语言学为背景的居多。

问题也许应该从 1971 年在莫斯科大学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说起。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科学、术语学与信息学语言的符号学问题”。提交会议的好几份报告都不约而同地指出，即使在业已颁布作为国家标准加以实施的术语中，上述要求没有哪一条被完全遵守，但是，这并没有妨害术语执行自己的功能。由此可见，这些要求并不是术语必须具备的特点，或者说，它们不应该是术语必须满足的要求。例如，戈洛文（Головин Б.Н.）的看法就具有相当大的代表性。他写道：“尽管这些要求，其中一部分实际并没有遵守，另一部分毫无意义，但还是被设计成术语应该满足的系统要求”³。后来，还不断有涉及这一问题的著述发表，使讨论得到进一步深入。维护“要求”者解释说，这些要求是指“理想的术语”而言，而现实存在的术语总是有某些缺点，这些缺点需要通过对话语的整理不断地消除。在有些情况下，有些要求应视为使用术语的一种趋向。而反对者却竭力证明，多义性也好，存在同义词也好，以及其他不仅术语中存在，一般标准语中也同样存在的某些现象，想要避免或消除它们是完全徒劳的。

上述表格中的后 6 项，“得票”数没有超过半数。它们也许不能反映标准化的普遍性要求。因此，我们暂且放下不表。我们先来分析一下那些没有争议或少有争议的前 5 项要求。

术语的单义性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这项要求得了“满票”，就是说，这是所有相关著述对术语的最基本的一致要求。单义性要求，无论对术语本身，还是对术语及其所表示的概念之间的关系而言，都是适用的。对于前者，它要求术语只能有一个意义；对于后者，它要求术语只能在一个意义上与相关概念相对应。或者，反过来说，一个概念只能对应于一个术语。对术语来说，具有多义或者具有同义词，那都是不容许的。落实这一点，可以说是术语标准化工作的基本任务与目标。

诚然，要求术语单义，对信息自动化检索，对借助计算机实行自动化管理等，都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对术语标准的分析表明，致力于确定术语与概念之间的单义对应并不总是能实现的”⁴。当把某一个意义赋予一个术语，而这个意义与表示另一个概念的术语的意义具有共同特征时，这时就可能产生多义性。更为经常见到的则是所谓范畴多义性。例如，“过程”与“结果”应视为不同范畴的概念，可是，作为术语的“变形”一词，就既可能表示“过程”，也可能指“结果”，即是说，它是具有多义性的。同样，“语法”既可能指语言中存在的规则，也可能指研究这些规则的学科。类似的多义现象是很难避免的。再有，当一个术语同时用于不同的亲缘学科或交叉学科中，表示的又是虽然相近但却并非等同的意义时，也往往容易造成多义现象，而且对这样的多义，也不应该去消除。值得指出的是，《制定与整理

科技术语方法简编》⁵一书的作者，把指涉同一现象、但反映不同理论观点的概念因而并存两个或几个术语的现象，也看作是出现多义的原因，这其实是不对的。消除多义现象，只能局限于同一个学科内的同一个术语系统之中。不应该把分属不同学科或不同术语系统的同音术语也看作是术语的多义现象。对此，国内学者已有所涉及，此处不赘。特别是对那些当下飞快发展的学科来说，其概念呈现出极强的变动性。表示这些概念的术语，今天可能还算是单义的术语，由于概念的发展，明天就可能成为多义的。看来，维斯特与洛特所主张的“相对单义性”是一个更灵活、更可取的表述，它更接近术语的实际，也为实现这一要求保留了相对的回旋余地。

达尼连科（Даниленко В.П.）有一段话，特别值得注意。“除了理想的术语系统，还存在着对术语的要求与实际的术语使用并不相符的自然形成的术语系统。对这些系统来说，不仅要考虑‘规定范围’，还要考虑‘使用范围’，在后者中，术语脱离封闭系统的框框，而与一般标准的语言表述自由交融在一起，按作者的意愿来使用”⁶。这里所说的“规定范围”是指专业术语词典与标准之类的文本，而“使用范围”是指包括不同场合、不同语体的更广泛的专业交流文本或称言语活动。将这两者加以区分，已经为日后的所谓功能学派或称描写学派与传统规定学派的分野，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同义现象 是与单义性相联系的另一个问题。曾经有过一种看法，认为术语中存在同义现象是不好的，甚至是有害的。但后来提出的与此对立的观点却认为，术语中的同义现象是词汇发展的“自然体现”，“在实践中，在标准化的术语中完全避免同义现象也是难以做到的”⁷。“当然，同义现象不应成为规则，但它们却是如此常见的例外，以至无法硬性地把它们取消”。事实上，在发布的术语标准中，也不时会遇到完整术语的简捷说法。这种简捷说法与完整说法之间就会构成同义现象。一些国家的术语标准，以及国际电工协会（IEC）和术语标准化组织（ISO）所发布的术语标准中，在提供标准的术语的同时，往往还列出也“容许”使用的一个甚至几个同义词。这就等于对同义现象的默许与认可。

对同义术语，也要加以分析，区别出不同的情况。既然语言中存在同义词，包括所谓相对同义词与绝对同义词的差别，那么，在同一题材的范围内，也可以并行地使用不同的说法，在不同的交际场合，如口语与书面语中，也应该容许使用术语名称的不同变体。在有的同义词之间，就语义来说可能完全相同，但它们可能有来自本族语与来自外语的差别，有词素构词上的差异，因而在构词能力、语体色彩以至使用范围等方面也会有不同。无视这些差异而对它们中的某些形式硬性限制或宣布取缔，不但显得武断生硬，而且在实际使用中也行不通。以信息学为例，由于学科处于形成与发展初期，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新出现的概念，不同的作者可能会用不同的名称，究竟哪一个更好，哪一个最终能站住脚，这是要经过时间检验的。对那些经过不同的历史时期才最终形成的术语系统，要求完全避免同义现象，更是难以做到的。因此，把对同义词使用的选择权，有条件地留给使用者可能更明智些。

术语的简短性 许多相关的术语文件与著述都说，“术语应该尽可能简短”。但标准化的实践却又在否定这一论点。有俄国学者对语言学术语加以分析发现，有的术语竟包括十一、二个词。还有人一万个抽样术语分析发现，一个词的术语仅占 10.2%，两个词的术语占 36.2%，而 53.6%的术语都是三个词以上。包含前置词、连接词等的术语也占了 6.5%以上。特别是现代产生的术语，这种趋势尤为明显。

学科的发展过程，其实也是对相关概念逐步加以区别的过程。为此，使用多词素词或多词的词组，也就成为不得已的事情。为了与相邻的概念相区别，就要指出至少一个区别特征。如果用一个词素表示属概念，另一个表示种差，这至少已经包括两个成分，遇到再复杂些的概念，词素数量自然还要增加。要保证术语简短，就要尽量减少构词成分，而构词成分少，就可能导致词的理据性模糊。

将外语术语翻译成本族语，也同样会带来过长的术语。有人将俄语术语与相对应的英、法语术语加以对比后发现，英、法语中的单个词术语，进入俄语则成了多词术语。其中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原文中通过隐喻表示的术语，来到译文则须要作解释，而不能直接用原来的隐喻方法。例如，英语里的“dog-leg”，进入俄语则译为“резкое искривление ствола скважины”。英语中的“belly”则成为“разливочная сторона конвертора”。看来，隐喻的民族性在这里发生了作用。要让读者明白术语的意义，就不能满足简短性要求。

这样看来，也许不说“术语要尽可能简短”，而说术语长度要尽可能合理，换句话说，不求最短而求最佳，可能更准确，也更符合实际。对不同术语系统的术语，词的长度要求也应该不一样。当必须保证词的理据性清楚时，对词长的要求，就只能放在次要地位来考虑了。

理据性 这项要求在不同的著述中，有不同的表述。有人把它称为“术语与概念的对应”（如洛特），“术语的准确性”（如科技术语委员会），“术语的逻辑性”（如 Mazur M.）、“术语的“自明性”（如 Schmidt W.）。近年来，似乎用“理据性”的情况更多。这实际上是要求术语的字面意义应该与它所表示的实际意义要对应一致。就对应的实际情况来说，可以区别出不同类型，即正导、中性与误导三种。显然，只有“正导”术语，即字面意义能从正面直接或从旁暗示出术语所表示的概念的情况，才是唯一符合理据性要求的。误导的术语应该尽力避免。所谓中性的术语，是指其字面意义或与实际意义没有联系，或者不能暗示其任何特征的术语，或者只与其非本质的特征有联系的术语，其称名的依据往往是以发现者或发现地的名字，或其他理据不清的情况。

要求术语具有理据性似乎入情入理，的确，这样的术语会有助于专业人员互相理解，也便于记忆，但是，正像有人所指出的，“这项要求潜伏了某种招致使用多成分的臃肿结构的危险”⁸。为了让术语的意义“自明”，结果建立了一些长度过长、实际无法使用的术语。在已经颁布的术语标准中，也不难找到许多这样的实例。这些术语从字面上与它们所表示的包含多个特征的定义几乎相等同，以至在它们之后再按要求附以定义已经毫无必要，会显得重复，于是只好干脆舍去了定义。这种情况也许是这一要求的倡导者始料不及的。

术语的系统性 自术语学问世以来，系统性就是对任何学科术语的基本要求。一个学科的术语绝不是一些术语的任意组合，而应该是彼此有机联系、相互制约的系统。对术语的这一要求，到今天还是必须要坚守的。但是，就俄国的情况来说，从 30 年代到 60 年代，这样的要求，至少从表述上看，似乎越来越严格了。在洛特笔下，还只是说，在建立术语时，“最好要考虑”选择既能体现概念特征又能反映概念之间系统关系的术语。到了 50 年代，按有关“指南”的说法：“术语应该尽可能指明概念之间的联系并有助于确定它所表达的概念在其他概念中的地位”⁹。到了 60 年代末，其相关文件则说，“每个术语都应该在其所在的术语系统中（就与其他术语的所属关系来说）具有确定的地位。并由这一地位来决定术语的结构及其成分”¹⁰。这就是说，术语的构词词素、结构、顺序等都要看其在系统中的地位来决定。换句话说，有相同特征的不同概念的术语，应该通过同样的术语成分与结构来表示。最理想的例子如：“电子管”作为属概念术语，下有“二极管，三极管，四极管”等。有一种说法很能反映这一要求，即“知道一个术语所在的位置，就知道它的名称；知道它的名称，就知道它所在的位置”。

乍看起来，这样的要求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这其中却存在偏误。偏误发生在什么地方呢？偏误也许在于，这一要求把逻辑上的系统性与词汇的系统性等混为一谈了。对术语来说，逻辑的系统性是必须坚守的，但对术语的词汇系统性要求，落实起来则比前者要难很多，甚至根本不能实现。要求那些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术语，在表达语言手段与形式上，也必须一致，做到“横看成岭侧成峰”，那是不现实的。特别是对于那些经过很长历史阶段才形成的术语系统，在不同年代逐步确定的术语来说，这样的要求，不但是做不到的，而且

也未必是合理的。

上述分析说明，表中前5项较为一致认同的标准化要求，尚且存在许多令人质疑、不切实际的地方，后面的那些项则更不必说。看来，对术语标准化的要求只能区别对待。至少要区分开，哪些要求，在哪些情况下，是必须保证做到的，而另外一些要求，可以是有选择的，只能视术语类别之不同，使用范围之不同，在可能的情况下，尽力而为之。一旦做不到，也要给予理解与宽容。这种理解是出于科学认识的理解，这种宽容也是对事物发展规律的尊重。

面对每时每刻都在出现的违反术语标准的语言现实，人们自然会思考其中的原因所在。人们会从标准本身的合理性去找原因，更会从使用标准的人身上去找原因。人们会想到这与专业人员的素质与业务修养，直至术语意识的关系。这当然也对。然而，除此之外，还有没有更为深刻的原因呢？

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告诉我们，事物总是在各种矛盾与对立中存在发展的。术语标准自然也存在这样的矛盾。从根本上说，实行术语标准化，是为保证专业工作者之间的信息交流顺畅服务的，但是，它的存在本身对信息交流也是一种限制，对新产生的或发展较快的学科更是如此。既然，术语词汇也是标准语词汇中的一部分，那么，“语言的二律背反”原则在术语的使用中也是同样起作用的。所谓“语言的二律背反”是俄国学者在研究俄语词汇过程中，提出的一种说法。它是指语言使用中，存在可以同时成立的两个正相反对的命题（或规定）之间的矛盾。这一观点对分析术语的使用也是适用的。

首先，在术语使用中，说话人与听话人（或者说作者与读者）一方面会努力使用符合规范要求的术语；而另一方面，出于语用的目的，也会不时地违反这些要求。其次，被认可的用法与语言系统潜在可能之间也存在矛盾。一方面，术语系统所规定的术语使用框框常常限制词汇的潜能，而另一方面，具体的言语交际的条件又常常呼唤突破这些限制。再其次，符号与文本之间也存在矛盾。如果作者按已有的代码规定来创建文本，那么，这会方便作者与读者之间产生等值的理解。但如果让文本充斥着术语，内容倒是做到紧缩了，但又必然会增加理解上的困难；如果尽力简化代码或尽量减少术语数量，那就只好采用描述手段来传达其内容，这又势必招致文本的扩大。复次，即所谓语言符号非对称性造成的矛盾。语言符号中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的对应状态不过是暂时的。与此同时，能指总是趋向于获得新义，而所指总是趋向于获得新的表达手段。这在术语词汇中则表现为，多义现象与同义现象总是在不断地出现。最后，在语言的信息功能与表情功能之间也同样存在着矛盾，前者要求术语要尽量具有系统性与准确性，只有这样才有利于信息的准确传递，而语言的表情功能则会促使说话者的表达尽量多样化，并且富于变化。上述所有同时存在又正相反对的规律性的东西，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的理解实行术语标准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情况。

如此看来，合乎标准只是暂时的，相对的；而违反标准规定，这是永远的，绝对的。我们所致力追求的标准化，与其说是一个目标，不如说是一个过程。就像我们不可能认识绝对真理一样，我们也永远无法完全实现绝对的标准化。但是，这个规定和要求却不能没有。一方面，当然要要求人们去遵守，另一方面，也要有“一定会有人去违反”的准备。而且，有的违反也是有深刻根源与理由的。这样去看待标准化，可能更合乎辩证法。

附注

1 见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 стандартизации терминологии, М., 1993, 第14页。

2 这些出处是：

[1] Лотте Д.С. 1961 Основы построения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й терминологии. Москва.

[2] Краткое методическое пособие по разработке и упорядочению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й терминологии.

М., 1979.

[3] Как работать над терминологией. Основы и методы. М., 1968.

[4]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по разработке и упорядочению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й терминологии. М., 1952.

[5] Канделаки Т.Л. 1965 Системы научных понятий и системы терминов // Вопросы разработки механизированной ИСП для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СИФ по химии и химическ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М.

[6] Дрезен Э.К. 1936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ие термины и обозначения и их стандартизация. М.

[7] Методические указания по разработке стандартов на термины и определение РД 50-14-83. М., 1984.

[8] Wuster E. 1970 International Sprachnomung in der Technik besonders in der Elektrotechnik. Bonn.

[9] Mazur M. 1961 Terminologia Techniczna.

[10] Hirschfeld E. 1967 Terminologie technologie obrabekci. Praha.

[11] ISO 704-1987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terminology.

[12] Построение, изложение и оформление стандартов СЭВ, содержащих термины и определения (МС 86-81). М., 1981.

[13] Алаев Э.Б. 1977 Экономико-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терминология. М.

[14] Schmidt W. 1980 Einige Grundfragen der Terminologie. Berlin.

3 Головин Б.Н. 1971 О некоторых проблемах изучения терминов. — 见: Научный симпозиум. Семиот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языков науки, терминологии и информатики. В 2-х ч. М., Изд-во МГУ, ч. I, 第 64 页。

4 见注 1 第 15 页。

5 即注 2 出处的[2]

6 见 Даниленко В.П. 1971 Лексико-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е и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слов-терминов. —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русской терминологии. М., Наука.

7 见注 1 第 15 页。

8 见注 1 第 19 页。

9 即注 2 出处的[4], 第 42 页。

10 即注 2 出处的[5]。

参考文献

[1] Россий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1993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 стандартизации терминологии,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3.

[2] И.С. Квитко, В.М. Лейчик, Г. Г. Кабонцев 1986 Терминовед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редактирования, льво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и львовск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издательского объединения «ВИЩА ШКОЛА».

[3] Термин и слово Межвузовский сборник Горький—1981.

[4] В. А. Татаринцев 2003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я Том 3, М. «Московский Лицей», 2003. В .

On Dialectics of Terminology Standardization

ZHENG Shu-pu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A set of requirements has been raised for terminology standardization, such as monosemy,

conciseness, motivation, systematization and so on. The author wonders whether or not these requirements are rational and correspond to reality, and why such a lot of violations exist and often happen, while the far-reaching meaning of regularity is so emphasized. There should be profound reason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using the examples from Russian data on the basis of dialectical method. It would be helpful to establish a dialectical point of view in terminology standardization.

Keywords: terminology; standardization; dialectics

收稿日期: 2006-02-16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2005 年重大项目 (05JJD740180)。

作者简介: 郑述谱 (1940 -) 男, 山东牟平人, 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词汇学、词典学、术语学。

[责任编辑: 张春新]